



夜航船

■陈幼芬

有毒动物,轻则令人剧痛,重则丧人性命,有毒的关系与家庭,也一样。适当的挫败与艰难,激发人的潜力,提升免疫力,那是值得庆幸的。若是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一辈子都举步维艰,让人生无可恋地活着,那就是悲哀了。

警惕,关系中的毒

毒的关系。对未成年人来说,则是有毒的家庭。看着,是一样的苦海难逃!美国生物学家克丽丝蒂·威尔科克斯写过一本叫《有毒》的书,说,“作为我们的敌人,有毒动物帮助我们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有毒动物与人类的命运之所以紧密交织、永不分离,是因为它们有守护人类生命的能力。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每一个个性独特的人背后,有着各具特色的养育方式,而深陷痛苦难以自拔的孩子,与有毒亲子关系的日夜浸泡脱不了干系。

毒物的世界丰富多彩,关系与家庭中的毒,大同小异。

排第一的,非暴力莫属。“你不听我的话,你违背我的要求,你惹我生气了……我就用武力制服你,让你乖乖地趴下,求饶认错。这是让你改邪归正最便捷有效的方法!”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对孩子应有的期待,但霸权主义的无理逻辑,对孩子的伤害,是双重的。身体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疼痛印记,心理上,也刻录下随意被恶意侵犯的耻辱。暴力造就的,要么是缩头缩尾的懦弱者,他人霸凌的对象,要么就是满腔愤慨的游走火药桶,人生处处是战场。打骂换来的,皆是恨。

排第二的,是自尊摧毁。这是一

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攻击与贬抑性的语言,是驾轻就熟的武器。这世上,完美是幻想!在一个人的身上找缺点,易如反掌。“你真笨,你没用,你有病,你拖累了我,没有你我会更好……”,角度不同,观点只有一个——你没有资格好好地活着,你不配享受美好的生活!极端关注并指责他人的缺点,无限放大自己的受害者情绪,目的就是——我是你的王,你要感恩戴德,永远忠诚与仰慕!内在匮乏与无力的人,通过打压别人、贬损对方的价值感,突显自己的权威。其本质,是实施对他人心理上的虐待与情感上的控制。假以时日,受虐者真的没有活路了,因为他们相信了,自己真的什么都不配,连呼吸这地球上的一口空气,也是拜人所赐。卑微与讨好,成了人生的底色。

排第三的,是控制。控制欲,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人深沉情感的表达。卸下你房门上的锁,你的空间属于我;翻看聊天记录,做你肚子里的蛔虫,你的头脑思维我要了如指掌;苛刻地管住你的钱,你的外出自由受我摆布……总之,爱你就要占有你,我的焦虑与恐惧,得由你来负责。否则,我会生病,我会发火,我会用各种手段,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可是,追求生命的自由,是生而为本能。有控制,

就会有反扼杀的防御,被窒息,就会有逃离与隔阂。毕竟,敢于冲突的人很多,善于和解的很少!

因为眼镜蛇的伤,细菌学家发明了抗蛇毒血清,这是带毒生物对人类进化的巨大贡献,是人类与有毒动物共同演化的结果。人与人,人与家庭,必然也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弃之不能,近之有毒,令人惶惶然不知所措。

有毒动物,轻则令人剧痛,重则丧人性命,有毒的关系与家庭,也一样。适当的挫败与艰难,激发人的潜力,提升免疫力,那是值得庆幸的。若是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一辈子都举步维艰,让人生无可恋地活着,那就是悲哀了。

眼前,又浮现小烨有光的眼眶,那么美好。所有的体验,都会成为拥有! 我们只能爱少数的人,但每一个人,都值得尊重。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闲坐烹茗

■孙道荣

这些鹅卵石,都是随着水流,从上游滚落下来的。下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河水也回不去了,我们的童年,也回不去了。你看到的河水,不是去年的河水;你捡到的鹅卵石,也不是以前的鹅卵石;你在河里看到的那些戏水的孩子,肯定也不是曾经在河边玩耍的那群孩子了。

河底的鹅卵石

等横江的水位,再下降一点,我就能下到河床,去捡喜欢的鹅卵石了。

好的鹅卵石,都在河的中央,河边的都早被别人捡完了。河底永远藏着最好的鹅卵石,和鹅卵石一样的秘密,必得等到隆冬,河水枯了,它们才会一一显露出来。

朔风日紧,河水急剧下降。水只在几处深潭积聚,大部分的河面,裸露出来,到处都是滚圆的石头,大的,小的,像一只只眼睛,覆盖它们的水都流走了,它们得以睁开眼睛,好奇地向岸边张望。它们并非一开始就在这儿,而是从上游被水流裹挟而来。河水带着它们奔流了几公里,也可能是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到了这儿,河水遇到了冬天,它的力气都耗完了,便丢下它们,顾自奔向下游的新安江。新安江又汇入了富春江,富春江又汇入了钱塘江,钱塘江在大城市杭州拐了个急湾,最后奔流向海。这些滚圆的石头,是河水翻腾奔流过的证据。

背包揽胜

■陈涌涛

我们的车子如同一辆正在半空航行的过山车,刚刚从三千多米的山头上直落下来,还没舒出一口气,又被拽上了一重更高的云天,把夕阳和黄昏统统甩在脚下的群峰之外。

新疆独库公路纪行

早上,车子开出盐水沟收费站大约三公里,就到了“独库公路终点”碑前,距离库车市也就二十公里左右。

217国道全长一千七百五十三公里,始于疆北的阿勒泰市,终点为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县,纵贯新疆南北。独库公路是217国道的一段,假如把217国道三等分,独库公路差不多就是中间的三分之一。

我们打算用三天时间,从尾到头,全程走完这条被称为新疆最美的公路。

库车属于雅丹地貌,克孜利亚山地景观,沿途全是刀削般的嶙峋山体,铅灰色的大山寸草不生,像“魔鬼城”一般的风光,比比皆是。待到两旁山头渐渐有黄赭色显现时,预示天山大峡谷快要到了。

天山大峡谷是一条既陡又窄的红石峡谷,全长五公里,落差两百多米,谷底最宽五十三米,最窄处不足一米。谷内巨壁摩天劈地,石峭崖奇,千奇百怪。宽绰处豁然若大堂,促狭处深暗如暮夜晦暝。山崖泛出褐红的色泽,仿佛涂满浓重油画颜料的一具具怪兽,在谷顶太阳光的漏射之下,张牙舞爪。

我一走边,一边仰望穹顶被光亮切割出来的一小片楔形天空,会有灵光乍现的幻觉;闭眼遐想,二十年前,这个处于庞大红色山体群之间的幽深神秘的峡谷,在初被人发现的时候,是怎样的惊艳人寰。

即便已经开发成景点,即便有牵着骆驼的旅游业者迎面走过,行走在忽儿空荡忽儿逼仄的谷底,不时有积水乱石,坎坷泥泞,还是觉得心慌慌,倘若恰逢风雨,无处可逃,将如何是好。

离开大峡谷不久,路上弯道有明显增多之势,据说有七十二个弯,海拔也急剧升高,我们进入了独库公路上最为险峻的路段之一;随着令人眩晕的盘升,两边山体开始湿润起来,且渐有绿意,到了大、小龙池,就完全变了模样,忽地就青山绿水了!

先看到的是玲珑剔透的小龙池,接着是豁然开朗的大龙池,两个湖泊上下相连,约形成于两万年前,水域面积近三平方公里。从高出湖面的山口远看,恰如镶嵌在群峰之中的蓝宝石,那种宁静和纯粹的色泽,以及湖畔的水草连同山坡的翠柏所带来的悠悠生息,赏心悦目,所谓圣洁,大致就是我们当时的第一印象。

过大龙池,车子开上海拔三千多米的达坂铁力买提隧道,穿过隧道就是巴音郭勒州的和静县界了。

铁力买提隧道为独库公路咽喉之地,这里常年积雪,高寒缺氧。2013年盛夏八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铁力买提达坂,成了当时的头条新闻,让全国人民知悉了独库公路上诡异的气象。

气象多变,亦好亦坏。好的是时

移景易,朝晖夕阴,让人见识一天四季;不好的是常会遇上泥石流、雪崩、塌方、霜冻等恶劣突发情况,故独库公路全程通常只开放几个月。

司机小何说:叔叔你们看好了,这个隧道有大铁门,封路时,就会把这铁门给锁了。小何是河南人,自小随亲戚到新疆,在阿克苏上的学。做生意赚了点钱,来库车买房娶妻。做过外卖、给油田开车接送职工等,境况不堪。不久前开了一家卤味店,平时由老婆管着,自己则在汽车租赁公司名下,接开车的活儿。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殷勤机灵,载着我们游遍了库车城(古龟兹)内外各个景点,没有怨言和脸色,深得阿岑信任。走独库公路前,老板想给我们换一位司机,阿岑不愿意,遂又接着给我们开了几天的车,直到走完独库公路全程。

独库公路全长五百六十一公里,其中近半数道路的海拔在两千米以上,南段和北段随处可见悬崖峭壁和高山永冻层,以及终年积雪的冰达坂(垭口)。为了开凿这条公路,解放军工程部队共有一百六十八名战士倒在路上,被安葬在乔尔玛烈士陵园,并修建纪念碑以志缅怀。

每一位有幸行走独库公路的旅人,都应心存敬意,走进烈士陵园,脱下帽子,向埋葬在此地的英雄鞠一个躬,感谢他们为今天的我们,奉献瑰丽

的时候,河底又全是好看的鹅卵石。河水能将一切冲走,也会带来你想要的一切,其中就有永远也捡不完的鹅卵石。

这些鹅卵石,都是随着水流,从上游滚落下来的。下来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河水也回不去了,我们的童年,也回不去了。你看到的河水,不是去年的河水;你捡到的鹅卵石,也不是以前的鹅卵石;你在河里看到的那些戏水的孩子,肯定也不是曾经在河边玩耍的那群孩子了。

很多游客,也下到了河底,捡鹅卵石。他们刚从黄山的光明顶上下来,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鹅卵石,这么多漂流的鹅卵石,一个挨一个地挤在河床上。河水丢下它们,钻进冬天的深处去了。游客们激动地哇哇惊叫。而小黑子第一次跟着打工的爸爸进城,看到那么多的人,只是缩了缩脑袋,紧张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他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一块不会说话的、憨憨的鹅卵石。

朝花夕拾

■陈雄

小船悠悠荡来

曾经的萧山,因为耙螺蛳而上了榜出了名的,除了白马湖畔的湖头陈村,还有西小江旁的杨汛村。

我说来自湖头陈,但凡稍微上了年纪的,便会脱口而出,“哦,耙螺蛳的。”虽然我家与耙螺蛳的生活关联不大,但耙螺蛳就这样成了我身上的标签。据记载,最多的时候,村里曾经有数百条小船,他们日里夜里地在河湖里穿梭飘荡。

年少的时候,我就知道。沿着村里的河流往东不断地划,在萧山市的东面,还有一个叫杨汛村的,也是因为耙螺蛳而出了名,也有着和我们几乎类似的渔耕习俗。所以,那时我便觉得我们与杨汛村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包括姻缘。记得我们村有娶了杨汛村女孩的,也有我几位本家的姑姑姐姐,是远嫁到杨汛村的。

一条耙螺蛳小船,便是一个水面行走的江湖。在钱塘江以南,只要有河流贯通的地方,从西陵渡起始,沿着运河远到绍兴的钱清、柯桥,小江小河里就会有耙螺蛳的小船,而这些小船的归属绝大多数便是这两个村。这些小船往往结伴而行,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几米十几米的河面上。随着那耙竿不停地抽动,小船也在慢慢地有节奏地晃动,在河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他们会在村子周围的河里早出晚归,但这很少,更多的是把船划到比较远的地方,甚至很远,因为那里的收获往往会更大一些。这时,这条船就是一个小家,有煤油灶、餐具、米和菜,还有铺盖。这样的出门需要几天,甚至一周十天,而且大多数是在春季秋季甚至冬季。

此刻,家里的亲人也在翘首等待,等待着他们的平安回家,也等待着这满船的螺蛳满满的收获。这些成果担到镇上县上的集市,换成现钱后,这便是家里一月半月的生活开支费用和油粮补贴。

沧海桑田,乡村巨变。当我们在临近冬至的腊月来到杨汛村的时候,整洁、美丽,和在这寒风中依然露出来的生机活力,便是我们得到的深刻印象。加上有宽阔的西小江环抱,有清澈的村河贯村而过,杨汛村就越发显出渔耕水乡独特韵味。

在杨汛村文化礼堂,渔耕馆和乡贤馆都是别具一格,一件件渔耕生活的历史陈列物和历史照片,猛然间就会勾起我们这些水乡人的许多回忆。而对未曾经历或体验过的来访者,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张照片,每一件似乎还带着使用过人印记的物件,则是对那渔耕生活最形象的展示和最直观的介绍。

当农村,所有的小船都被拖上岸成为历史的时候,很庆幸,杨汛村的村中小河里,每家每户的河埠头都还有小船靠着系着,放眼望去,数十条螺蛳小船俨然成为一道风景,也俨然是关于耙螺蛳人的一个个故事。也许明天清晨,那通往西小江的闸口一放,这些船儿就会鱼贯而出去往各地,继续书写关于营生、关于生活、关于致富,也关于水乡文化的各类故事。

应该庆幸也感谢,杨汛村让耙螺蛳这个行业焕发着生机,而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在杨汛村,我看到一条耙螺蛳小船从历史的画面里划来,又从穹笃定地划向远方,划向未来。

湘湖诗会

■俞国斌

伞那边

下雪了吗
雪花飘落在茫茫大地
扔下伞,让雪亲吻脸庞
把笑声滚成雪球
伞外也无风雨,也无晴
伞内,孤独紧紧握住
诗要去的远方

光影,透过伞撑开生活
逐雨或凝视
日月勾勒你淡淡身影
小眼神,杜鹃声声
伞骨撑起的一方天空
斜靠在肩头
你打开的方式,很酷

在雨天开放的花朵
迎着烈日开放的花朵
伞那边所有的风景
都在你的眼里,藏在你的伞里
有时生活只是你的道具
你把它撑开
亮出五颜六色的滋味
打开自己迎接风雨
是一种常态,也是你的职责

雨水顺着伞骨不停地滑落
你握着伞站在桥上
一直等到彩虹出现
有时在雨巷,沿着石板路
用一把油纸伞
抖落一地丁香一地思念

天晴了就常被遗忘
直到雨天才又想起那个你
每个人,都把伞伸入雨中
雨就开始车水马龙
要像塔那样矗立
给时光带来好运
乡愁被打开
在山水间,在雨巷
在十字路口,在潮起潮落